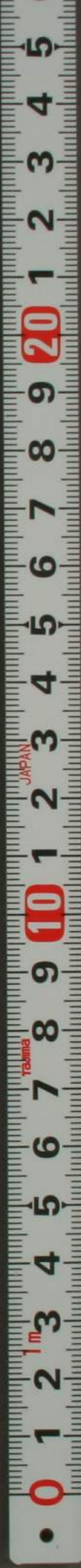


經 驗
機 驗
內 外 要 論
全

74
959



959

嘉 永 庚 戌 新 鐫

榛齋宇田川先生遺述

經驗 摠機 內外要論

鳳遊館藏版



標目

- 總論
- 性質
- 病毒
- 病因
- 診察
- 治法
- 藥能
- 方齋

○分量 製法

○養生

○解藏

○精神

○附錄

藥法

內外要論

津山藩 宇田川掾齋著

總論

天之高地之厚不可得而端倪矣。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地之厚也。山嶽江海載焉。而蠢動殖立於其間者。人獸禽蟲魚鼈草木也。區以相別。類以相序。煦溫滋化。曾不識帝力之在於我。嗟夫。德之盛。豈啻高與厚哉。物既成其形。則必有其用。有其用。則必有其理矣。然主理而外物。則畫夢捉影。終



不能質物之實數分度，又主物而外理，則膠柱坐
枘，終不能窺理之幽運玄妙。二者雖俱不得其全，
今且就下手者言之，則與失之於其理，寧失之於
其物。夫花遇春必發，水至冬必凍，人之器液亦猶
然。肌肉弛緩，血液渙稀，春夏之體也；肌肉收蓄，血
液濃稠，秋冬之體也。是無他時氣斡旋使之然也。
由是觀之，則物理之要在乎推類，何必屑屑前人
之遺言乎哉？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蓋據物推
類之謂也。我國從來泥拘古書，株守前哲，而不知

有其非，間有出於類拔乎萃者，亦未能蟬脫舊染，
而出新知見。是猶栖息賃屋，僅補修罅戶，而不能
別創構一家者。及近世西洋之學出，頗救其弊，一
變醫世界，其益不少。雖然，以七尺之微軀，窺天地
萬物之理，鈞玄極精，又歸之螻蟻之末，人喜其新，
驚其奇，而遂不覺陷其大澤焉。今退捨之實物，不
如其所說者夥矣。要之彼亦頗襲先民鑿空之弊，
習徒盡智力於無用之死理耳。顏子曰：舜何人，我
何人，夫經世治人之大道，尚且然，况醫之小技，吾

何畏扁鵲及匹不各刺的私之徒乎苟能治病吾
即扁鵲矣吾即匹不各刺的私矣有爲者皆如此
奚踐扁鵲匹不各刺的私之轍之爲蓋上古民皆
穴居不勝禽獸蟲蛇而有巢氏出焉然民食果菘
蜂蛤腥臊傷害腸胃而燧人氏出焉中古天下大
水鯨禹決瀆近古桀紂暴亂湯武征之設使有構
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爲鯨禹笑矣設使有決
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今之珍膳玉羞
易以古之汙尊杯飲庸愚尚且笑之况俊傑乎蓋

物至後世而細密精緻此不我

皇國獨然漢土鳴蘭其外大小夷蠻亦皆然臺榭
宮觀之盛宗彝黼黻之美駸駸乎斯興颯颯焉其
熾世態物情歲攷緻一歲功業技術日校覈一日
故仲尼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矣哉然則軌近之
與上古昨非今是又必不能無之故雖古聖前王
之事豈可盡守之乎且夫覆載之間日月交代山
河向背不能無寒暄濕燥之異則物亦隨其方而
變其形或無於彼而有於此者有之或多於彼而

寡於此者有之、籍使彼致其所無者、風土之變、猶有橘枳之化、况人習之不似、加有飲食嗜好之異、是以疾病之來、固不能無同異也、蓋漢土啗蘭之俗、多肉寡穀、我

皇國寡肉多穀、彼夫泥拘株守之徒、曾不存意於此、而以彼國之術、直施諸我國人、所謂行西周於東魯者也、且吾觀其所賴者、唯翻譯一篇、方書一技、已、譬之瞽者持一枝杖、不審身之向背者、跬足則蹶、然卒陷溝污耳、縱繼讀數萬書、恐不能得其

正轍、終身役役、均之圖書肉箠、竟與蠹魚相伍而已、吁、數千年來、人之無見識、何至此、余夙有慨于斯、是以不必蹈先民之陳轍、不必守前人之舊株、苟有可用之實、雖五大州外之術、我舉以為吾用、將以發揮真面目、一新醫世界、而為司命氏之忠臣、是吾所以慨然奮發之也、仲尼不言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蒼天之杳、大塊之莫、若有與我同志者、實千載之一知己也、彼憤憤焉、不知我者之誚、亦所不辭也、

學尚博覽不博覽則固陋不免爲鄉人苟欲免爲鄉人莫修學如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雖然學欲知要學不知要則臨事無其功終身勞力終亦何爲古語曰知其要者一言而覺不知其要者流散而無極豈虛言哉故欲讀書者務要先得其書之主意主意既得則章句逆及而解事理無所滯礙事理無所滯礙則知新之妙成學始活於此乎可謂善讀者已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啄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能讀其書而

不別出新意則糟粕而已將何吐何釀故能得其新意則其術可活其術之活也猶輪扁斲輪之術口不能以言書不可以傳書而可傳傳而可守者則古人糟粕已嗟世之工其學而八面無敵不得其實則反拙於無文凡醫今使人日示某圖不及令一見其實故以書御者不知馬之情趙括之談兵母猶且知債事此非其書之爲過不致思於其實之過也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彼其偏頃之士或主張漢土或左袒啗蘭執其一二

書曰疾醫之術盡乎斯喜其同於己惡其異於己
呶呶與人爭衡猶不過蝸角之戰而已其術雖固
有漢蘭之別而其志於治也一矣况知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庸法俗書亦或有其
用何必求備於一書哉富嶽海內之一名山也然
徒登富嶽而不知其他者即富嶽之一樵夫琵琶
海內之一名水也然泛琵琶湖而不知其他者即琵
湖一舵翁而已其外尚有松嶼巖嶋天柱錦橋之
奇况海內之廣山水之多未盡於此乎其勝各有

其絕豈以一勝景掩千萬景耶學之爲事亦如此
雖然吾所謂博者非別治他技之謂各就其術而
博盡其類耳若以他技相擾則其術終不專而不
能握其肯綮也夫草木之生尚能專其用怡顏者
花給食者果材則備宮室器械以利人民也是以
橐駝之於樹佝僂之於蟬蓑爾曲技猶且無以他
技相擾焉當今之士舍己之所學以他技飾其拙
其所以飾者槩碁書畫或詩賦文學有所少得則
以之相重以衡其術嗟使其槩如伯牙碁如奕秋

詩如杜氏、文如司馬、於刀圭何益、韓愈所謂有儒名而墨行者、不其然乎、効夫南郭濫吹之拙、以他技飾其軀、僂軀權門、獻媚求售、何其陋矣、懸牛首、鬻馬肉、其誰欺乎、亦自欺耳、竟與草木同朽、豈不可慙之甚乎、於夫日月不吾與、少而不學、老而悔無驗、其誰之過也、逝者如水、可不勉矣哉、

余也、末學膚受、性且樗散、雖未足用以窺豹一斑、亦不能雷同於世、所以然者、前論既盡之、抑我所安於斯小技者、蓋有以也、若彼西土、唐虞夏商之

事、欲考其信、文獻實不足徵也、周王繼殷、周公斟酌古禮、以制一代之彝典、三百三千、勃勃乎其興矣、當是時、學有學塾、庠序之別、職有師儒、司成之官、周官所載、二戴所記、章章著於今日也、呂政始郡縣海內、既有愚黔之政、挾書之禁、猶且不廢課試之法、漢氏承以對射之策、隋唐從設科舉之場、降及朱明、韃滿、以四子明經、選用士類、西土之於文章、可謂盛且至矣、士之居世、皆駸駸於文事、故其視醫、如巫覡、樂工、周官所載、疾瘍醫秩、亦尚不

及大卜大師也韓愈曰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陋之
豈其然乎如此則豪桀之士誰甘爲醫其甘之者
碌碌恒庸固非有識見者也其所著而傳於今日
者素靈小冊雖曰幸免秦火之厄其實全爲西漢
之贗手想當時爲醫者無有文者則其事師弟授
受必不過面喩口訣已彼土驅虛競華以遺其實
醫之有實效而爲功利却爲世所賤夫文者弱國
之具歷代動爲外國所侵亦有所由故曰儒以文
亂法彼且旣悔之亦不宜哉如我

皇國天統一緒機不易杼雄烈淳篤不尚虛華非
彼訓詁玄談專以爲務浮夸柔輒習以成性之比
加之自錄倉氏設閩外之政遠繼

磐余天尊之神武一切大小之政盡取之於
皇國之舊式以故儒生文士則供膺祚野王之查
點以爲太平之修飾吟哦頌述終與閩寺優倡伍
笑語歌舞空老死乎杯酒之間嗚呼

皇朝儒生文士卑且無用可以見矣所以然者借
有教化萬民之德耕歷山釣雷澤者不舉用之於

朝廷借其君不肖臣賢事之我
神聖前王之遺風也彼已為太平之修飾則我於
斯技縱為世所賤亦何憂乎迺所安于斯小技者
亦唯是也已

性質

玉石之頑猶有精麤之異人亦不能無此異矣今
試言其異之最顯者其質也二等就筋膜毛曰強
剛曰軟脆其性也三品就胆液血液曰多膽曰多
血曰多脾夫人有種種氣象以有此性質差等故

也然則疾病之異其狀態亦由有此性質之異矣
故五者臨治之至要不可不察也蓋質之強剛者
筋肉堅硬毛髮麤大脈實而緊又其軟脆者筋肉
緩柔毛髮細纖脈漫而遲謂之二等質也雖然又
有偏合有平合其偏合有內外偏合有外部偏合
有內部偏合矣或外形強剛而內象軟脆或內象
強剛而外形軟脆此內外偏合也或手有力而足
無力或腰有力而首無力此外部偏合也或胃強
盛者病寡發呃噦嘔吐或肺弱虛者易招短氣咳

嗽此内部偏合也其併内外不偏者此則平合也
蓋性之多膽者輕健削拔好事不肯逸豫脈絃而
數多飲少食又多血者肥博寬壯安安能與物和
脈洪而數多汗多尿又多脾者彭浮薄弱沈靜而
事斷遲脈軟而漫少飲多眠謂之三品之性也性
亦有種種之異或有多血而多膽或有多膽而少
血或有多血而多脾或有三液相齊者故辯其性
質固所難也雖然以此三性二質為本而推其類
則所謂種種性質或如視諸掌焉世之論性者多

膽多血之外配黑膽粘稠二種以為四品蓋論膽
者言其多少及稀粘耳以黑稱則似言其色黑即
黃之變則病也膽液以黃為常也沉粘稠多多脾之所致
俱不可指以配諸其性中也夫以人已有此性質
之分病毒來于體軀各隨其性質而異其狀態今
就疫癘一毒而論之強剛而多血者比之輒脆而
少血者則發焮熱最多輒脆而少膽者比之強剛
而多膽者發壯熱殊少譬之點火於物各隨其燥
濕膏否而有微熾少長是物之所使然而非火之

所使然也苟不辨此性質而徒索方法猶不導水源而防浚下流日盡數萬人之力終無有其功然則辨別性質醫家之第一急務也故性質之辨叙之於病毒之前

病毒

氣之在體猶氣之在天天有種種之氣而成種種之形蓋氣之在天磅礴軋運有陰陽老少之變而物類凝成從異其形象是以物有禽獸有昆虫有草木有土石氣之在體感應拂觸又有寒熱旺虛

之變而疾之合成從異其證候是以疾有微疥狂疫等之不同故雖微或兼疥狂或罹疫乎微自微疥自疥狂自狂疫自疫其毒固不相混也今徵諸酒與醋雖同資稻米以水穀合成之不同乃異其味既異其味則其性亦復不同也酒甘而溫暖凡毒之蠱形軀也先受容之於液液神液類凡為液脾液膽而又傳輸之於諸器腦肺心腸胃腎子宮膀胱筋膜類凡有形質者遂蘊鬱化釀以為種種變狀其變化不可得而究焉意者其為毒隨其人之性質而為滋淺已非毒有滋

淺也。其理又以飲酒者徵焉。有善飲者，有不善飲者。又有一飲卽酩者，有數飲尚不酩者。其酩亦或哭或啼，或怒或笑，或眠或不，各異其狀者，是則性之所使然，而非酒所使然也。廼毒之無淺，誰能問此理乎？或曰：脫疽其初屬乎拇頭，直斷之，則不及他部而愈。如否則浸蝕他部，是不毒之淺乎？曰：否，是唯滋蔓耳。一星之火，燎原之火，其爲火一也。各着其物，而爲淺淺已，不可謂火有淺淺也。而時言其淺淺者，以彼毒比此毒之謂，非就一毒而言。

也。世之言淺淺者，就一毒言之，無誓妄說斷乎不可取矣。

病因

國之傾亂，或生於外寇，或出於內變，然其亡社稷也一矣。人之病苦，或成於外感，或釀於內傷，然其殘肢體也一矣。其外感者，蒸氣壅塞，厲氣感觸，其內傷者，迭居靜坐，飲食妄肆，是則生病之大別也。其外感內傷，有種種之異，而爲種種之狀態，已爲種種之狀態，則不能無種種之因。雖然不能曲盡

其因由且以其類推其類而已世醫曰苟不知其
因由假致其效所謂偶中暗的恐不能百發得一
中果然則如夫痘疹疫虐疥之類誰究其玄理
而為治者也或曰主其證候不求其因亦能治焉
求之亦何益果然則凡病見同證則不問異因一
投同方乎其不求之者固無論其強欲求之者愚
亦甚矣故以其類推其類而至其義之盡而止縱
求之不止人智之所不及也將為彼不求者所嘲
矣顧有異其因而同其方法者又有同其因而異

其方法者疣痣鷄眼之異用同腐藥治黃胖雀目

俱酸液之所為

及感冒痛風之同

俱蒸氣壅塞之所致

用異方法治

故問其故施其治皆在經實驗之後實驗者楷梯
也今由其楷梯而照此於彼照彼於此以求其不
遠已誰有明究之曲盡之者哉蓋因亦有因之因
者為夫疥癬內攻發胸滿浮腫喘急咳逆者今以
疥為之因疥又有其因今不問其因也又由經閉
而耳鳴頭痛腰腿攣痛則今以經閉為之因又微
毒之漸偶有陷喘急勞瘵水腫痲疾者若拘執其

本因而以徽救之則終無得其治也治之在變勢
時機如何耳又爰有一種之因今以外物喻之如
夫髮之拳髮口之兔唇指之枝駢肉之贅瘤世人
偶有之者有之今以有之而推之內亦得不然乎
藏若府有若拳髮兔唇枝駢贅瘤之類而障礙生
疾病則天稟之所爲而非藥石之所及及百方盡之
而不得分毫之効者豈不若之類乎然無洞視之
之術則不能見其實且備諸參考之一具而已凡
百般之因由固不外於外感內傷各隨其地方而

有多寡有無凡僻遠陋巷之土殊生蛔病黃胖等
證津川沼澤之邑喜招虐疾脚腫等證通邑都會
之地多來腦病痞積等證是地之所使然而非攝
生不得其宜己也故可先存意於此而及其他矣
我東奧哈馬逸達質西洋失啓胡兒佩屈此謂非
其地勢之所使然也哉

診察

察病之基原以四診之外又無察之之術已世醫
曰腹有生之本百病根于斯候腹第一之診也果

如其言則四診特醫之外飾已且其所以爲第一之候腹未嘗知藏府之位置諸器之連續徒按撫探擦安能識彼毒之所在乎是猶不入其門而說宗廟闕庭之美也其次所診之脈但以浮沈遲數分熱之有無且識體之實虛耳浮數有熱沈遲無熱數則實遲則虛脈但浮沈遲數而識熱之有無與體之虛實已則誰須刀圭之人乎切之一診如此麤鹵他亦可推知而已蓋脈之搏動各其人而異其狀各由有其器液之異也其管剛強而血之

粘稠者其脈絃而緩其管軟柔而血之稀薄者其脈漫而急故其病也剛而粘者脈易澁澹軟而稀者脈多駛數此浮沈遲數之所以不可證也是以脈不繫諸器液切之亦何益顧四診中最難而最有益者望聞之二診也今徵其一二黃胖脫血之於望肺痿喘哮之於聞無工無拙皆無不識之者若能潛心以其所識推之則他病亦無由此二診而識之理乎越人望齊侯之色治長通黃雀之語敢爲虛言乎蓋技之妙在潛心致思之汲而不在

讀書之博、療人之多、狐之通天、馬之知路、勞力之
久、遂通其神、夫人有其靈、而不得通其神、則何若
禽獸乎、嗚呼難矣、技之至斯、

治法

治病在驅毒、驅毒在假藥、假藥亦不賴液、則不能
出諸體外也、姑取其義於舟、舟非水則不浮、浮非
楫、柁若百丈則不行、楫、柁百丈、即針石藥丹也、汗
唾、尿、膿、血、即水也、故察汗、唾、尿、膿、血之便、假
針石藥丹之力、以驅其毒、此刀圭之利用也、然驅

其毒之術、又無一不轉治、其為轉治也、三曰自然、
曰過失、曰人工、自然者、痛風轉變疥癬、而瘰、或哮
喘、轉換癰疽、而治之類是也、過失者、狂癩、自刺、肚
腹、而全瘳、或辟囊中河豚毒、而根治之類是也、人
工者、大黃轉泄瀉、刺砭轉刀創、莞青轉腫瘍之類
是也、故曰、百治無一不轉換、其轉換互察、諸汗、唾
尿、屎、膿、血之便、而先自然、過失之二治、此之謂真
活手段也、世醫曰、醫者自然、臣僕也、故其於治、可
隨自然而治、其故何也、蒸氣壅塞、則鬱滯發熱、頭

痛項強、廼開之、通之以助自然之力、或皮肉生敗液、則結爲腫瘍、焮衝疼痛、廼膿之潰之、以助自然之力、此所謂臣僕而隨自然之治也、吁是何言、果如其言、則崩血、脫汗、亦聽其自然而促之乎、枝指、兔唇、寧添且劈之乎、斲之接之、則非逆自然、而何也、其說至此、而窮矣、或又曰、藥皆毒、以毒攻毒、其術在攻治、一無助之之方、潮熱譫語、與承氣、心腹卒痛、與備急之類、此即攻治、而所謂以毒攻毒之治也、果然、則下利膿血、與桃花、咽喉急痛、與桔梗

之類、謂之攻治、可乎其說至此、亦窮矣、驅毒固不外自然、攻治之二術、以病毒有異、終不得一其治、攻助順逆、又各應其宜耳、但守其一、而不通其二、則何能爲刀圭之靈乎哉、

藥能

凡辨知藥物之能毒、固以現効爲要、然徒要現効、而不知其理、猶學草書、而不知楷法者、不能隨其字體、而盡點畫捺拂之妙、且施諸一患、終不能運用諸他患也、遠西之醫、既有見於此、辨之以性質

氣味尚質之以分離配合至微至精吾黨之所未及也然至其牽強附會之極尚與漢人以五行相誣者其距又幾哉故至微至精亦有不可從者其不可從者今言之於尤膽者其色黃其味苦其性悍烈能克殺飲食而百藥有苦味者皆能強健腸胃而蟾酥阿片之純苦曾無現其效用又曰甘味緩和酸味清涼而西瓜甜瓜甘且清涼如此等將何以成其說乎抑以現効要以質味辨亦未足以窺其用夫藥之爲幽運玄機固非人智所能及也

今姑欲窺其用不得不由現効質味然徒事現効質味而不知其要則生弊如前所云若欲去其弊莫如得要得要非他在知藥物之用其用既得則其弊必脫矣蓋凡百藥物各有其能各異其効要之其用一皆發泄也但以所發泄之異又從別其名口之名吐劑肛之名下劑膚之名汗劑勢之名尿劑且大黃下劑亦僅通小便瓜蒂吐劑亦少爲澹瀉桂枝汗劑亦傷利小水而或名之汗劑或名之吐劑或名之下劑各以其所出之大且異其稱

呼實皆排驅發泄也。或曰：然則緩和劑謂之發泄可乎？曰：可。蛋、蠶、膠、飴、緩、和、苛、毒、其、毒、又、何、所、出、乎、各、尋、其、路、之、所、近、而、去、然、則、百、藥、併、謂、之、發、泄、固、所、不、誣、也。又、觀、世、醫、之、論、物、味、尚、且、守、前、人、遺、妄、而、不、問、其、實、執、漢、之、徒、信、夫、鹹、酸、苦、辛、甘、五、味、泥、蘭、之、徒、加、諸、澁、蒼、淡、旨、而、爲、九、味、以、淡、爲、味、則、凡、無、味、諸、屬、謂、之、何、乎、又、以、旨、爲、味、乎、旨、則、人、而、異、之、故、淡、旨、不、可、以、配、諸、味、中、意、者、澁、蒼、二、味、配、之、鹹、酸、苦、辛、甘、爲、七、味、則、所、謂、斷、鶴、脛、而、補、鳧、脛、於

物味庶幾無有所遺。夫人無不飲食者，食不知其味如此，又安能知藥之效用乎？徒嘗前人之咳唾而自甘者，吾黨之所滋慙也。

方劑

方也者，本無法也，可應其機變而設，不可設以應其機變。若設以應，則所謂刻舟求劍之類也。蓋昔人之設方，皆出於時措之宜，非設之以爲不易也。何則？人有性質之別，代有沿革之差，地有風習之異，故以一定方，可爲諸歷代歷國之通方哉！我國

豪傑之出，未有致意於此者。徒取上古之方而施諸當今之民，或以外國之方用諸我國之人，方鑿圓柄，終恐不得以中其窾矣。代變時移，疾病亦或變，其變卽痘疹梅毒之類是也。既有此變，則又不得不變其方也。又雖通國所有之病，各從其地之風習，而各殊其方，意者欲以一定中其窾，所謂方鑿圓柄也。兵家者流之言曰：方畧無前定，由敵而變化，吁信乎哉！且夫古今方書，汗牛充棟，皆之舊衣改染，不有一出新染衣者，偶其舊染衣之得其

宜，僅存十一於京垓，已譬之猶求故衣而適諸其身者，欲強得其宜，不及新造而得分寸之宜也。吾恒言拾前人遺方而不能自成一方，若夫百舌鳥善作百鳥之聲，不能自鳴，悲夫！抑守方之愚，亦有甚焉者，世所謂奇方是也。蓋百方無一不奇方，然施而或不見其奇者，有三大異，而方藥不應其變也。欲知方藥之應變，莫察三大異，如苟能察此三大異，則方藥之應猶秤權之量輕重，所謂三大異非他，前論所說性質沿革風習之三是也。既有此

三大異則不得不變其方矧欲守一方而求其應蓋守株待兔之類乎何在其爲奇且夫方者非法汰者古今通國之法也汰者固不可變可變者方也其可變者今先以性質論某方施某病而不奇者非其方之不奇性質使之然有人于此其病可汗其質多液而肥膨者要可與慄悍氣發劑何者不假他液液多而易汗也如少液而瘦削者其劑中必可加多液之品何者不假他液則液少不易汗也此方所以不得不變也又以沿革論古之方

用之於今而不奇者固非方之不奇時勢即使之然想仲景之方在其當時悉爲奇方其筆之於書也非傳其方於後人欲使後人知其方之機軸機軸之所在卽法之所存後人不問其法而守其方仲景如有靈應泣于地下其幸未及哭者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之間名師哲匠代出時興各立一家論各成一家方然不有一人之排毀仲景者又無一人之不奉遵傷寒論者卽取其法而遺其方此所以一傷寒論不爲足也而今之人守一方

將何爲又以風習論彼國奏其奇此國或不奏其奇非其方不奇地方之使然也彼漢土啁蘭不翅其地寒暖之異其俗毛衣獸食王公尚且食大牢於飲食也殆與我國屠夫相類故方可從其方而設其方此一方所以不奇一方也所謂方者可變法者不可變蓋此謂也

分量製法

上世邈兮不可得而攷焉慶元之際弱宋胡元之方書海舶來貢比比不絕自是以降滔滔皆丹溪

東垣之奴隸也而德本吁于前良山喁于後唱古泝源固持仲景之說爾來主張其說者輩出蜂起辨駁陰陽擯斥五行惟輔頰舌是務以驚駭人耳目乃曰分量不可輕忽一品不得其正則良方無利於其病其說果是則彼所主傷寒論方則石膏鷄子大附子三枚厚朴一尺枳實七枚等類此皆大畧之語謂之分量之正乎夫分量在人而不在方其故何也天之所賦人各異其器液器液既異病亦安得不異其狀態故分量也者舉其大畧耳

且夫世醫之所爲，或差用其方，我未見其死生悉如反掌者。況分量之正不正，其害豈如所言哉？又曰：藥經製，則力竭性脫，而不能效。功果如之，則膠飴、鉛丹、白酒之類，非經製者何也？凡藥有宜生者，又有宜熟者，豈得一之乎？附子不煨，無利；牡蠣不煨，無效。而芭蕉、商陸，則生以全其性，或有異其製而變其性者。若夫酒與酢，均資於稻米，其製異則其性冰炭如之。妄誕不暇枚舉，想其當時無豪傑之出，皆靡其弊風。其所靡之遺毒，遂浸徹後學之

髓。所幸者，西說稍刮其垢，然病不啻七年、三年之效，尚恐無效。今自非一有力者之出，誰能治之？於夫當今無稽之鼠輩，下之不能，增減一味，上之不能，創成一方，其所主傷寒論方，舉大略之旨，猶且弗之審，悲哉。

養生

養生，人身之至要也。苟能養生於平日，可以全天壽矣。至既病之後，則臨淵羨魚之爲，恐其不遑結網。意者除夫天行諸病及傳屍天刑之外，一切無

不豫防其害者養生以穀肉果菜爲最然妄用之則反害其生其理以下條示之夫水火天地之大元萬物由之而生萬事由之而達然燎屋覆舟之害皆妄用之也俚語曰火能利物又能害物水能浮舟又能覆舟人之於穀肉果菜亦如之已凡人

之生也質以異形態性以殊氣象質由動止而變性由飲食而化夭壽保折由此分此猶知愚善惡習相遠之由學術邪正也人固無貴賤之別有剛軟之二質然高貴之剛質比之卑賤之軟質卑賤之軟反剛於高貴之剛無他由靜坐之勞碌習之變質如此况其性乎故飲食之養不可不審其性質性多膽者宜要淡薄清涼多脂之品而燥厲熱性之物禁之否則膽液益稀薄遂生眩暈頭旋及放心健忘等之患性多血者宜用清涼緩和之品而多脂膏粱之物忌之否則血中油氣愈增溢以發焮腫失血及卒厥等之證性多脾者宜與慄悍熱性之品妄用生腥及多脂粘稠之物則胃氣益衰弱血之揮發塩消耗因來反胃黃胖水腫勞瘵

等之證古所謂上工治未病豈言之乎然未聞後人有一言及于此者故今舉其端緒以示諸海內同志也已

解藏

開藏之義考之醫籍無可徵者又於儒書中間見之亦不足以徵無徵則不信不信民不從也雖然使古未之有藏府經絡之名及其圖之存於今日者何由而識且傳之意者古果有此術而後人不復從事於此名圖訛傳星移物變遂失其實也必

矣是以邪說一起戶唱家稱或以眼配五輪八郭或以胃爲十二海之海或以心爲神之室或以腎爲精之藏此皆外察空想不足取信於民者反以爲宗祏祭龜猶畫龍示人者虽曰此卽真也不見其實則誰有信之者哉我國近來喁蘭之學益盛其術愈精遂得見其實俾夫外察空想者今見其實反以疑之又猶葉公之好龍矣蓋喁蘭之於此術虽無空想之弊然乘其吐精之勢終不得無其弊神經剖之牛毛血絡析之蠶絲或膚革則剝數

枚肺囊則分數萬且欲究一切玄微之極徒耗精力於無用又若夫脰胎耳目之說其精虽精而收實功者之所不必汲汲也甚哉人之好怪唯怪之求夫其求之者將以是相銜使世之俗輩益奇已術而已又曰膽管生小石則將來黃疸因之腦中生小骨或小虫則根發顛癩因之其實固解死體之所見然於生者無察之之術則與向所謂外察空想者相距又有幾彼概弗信者固為葉公見真龍必走又信弗疑者為尾生恐竟抱柱而死故吾

則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若不信可信不疑可疑則與二生同為世笑蓋解屍之術以識藏府主用及諸器連續與夫神經血絡之大幹而想推其瓜葛耳物銖銖稱之至石必差寸寸度之至丈必過故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胡庸必剖牛毛析蠶絲之為要究其至精至妙之奧解屍不如解生之精其弊遂至如弊察劉思之剖友人胸人有病曰我後人剖我胸而以救其人嗚呼俗之無文情之不仁修起生之術反以致之於死是夷狄之所以為夷狄

也蓋雖醫之小技本我
神聖前王之道而後可擇漢土啗蘭其他之精義
不然則遂至紊倫如此也我生吾
皇國深蒙
前王覆幬之澤者倣夫直情徑行而為禽獸相食
之行可乎哉

精神

精者飲食之所資也人誰不飲食飲食既化干胃
而送之於腸腸汰其粗而移之於腸間膜腸間膜

輸之於脈以滋養一身是則精也而神者即元氣
之所賦物皆無不之有也蓋元氣之玄化固非人
智測量之所能及也然竊所端倪者陰陽交錯而
其間有氣能活潑之能運行之以施萬物生生之
化是也吾所謂陰陽即水火也此物固充滿空中
人目所以不可見也其實今微之於物鑽
燧而光逆韞櫃而徵生是也其水
火氣三精綴玄合謂之元氣也然元氣之賦人
也先受之於肺肺又傳之於心心又轉之於脈脈
又達之於腦腦竟注之於神液以發萬變不測之
妙機是則神也神也者無形在乎頭腦主意識在

乎肢體爲舉動精也者有形行乎心藏致溫暖行乎肢體滋筋膜故神乘神液行於神經而網羅萬軀精卽血液流於血脈而纏絡百體此二液能榮養人身精以爲養神以致令一身無一不與於此二者其二者之用今以病痲瘵者徵焉舉動不能痛痒不覺者神之使令旣絕也所謂神者卽元氣之所賦也而不至爛破腐敗者精之榮養尚未絕也所謂精者卽飲食之所資也是以飲食絕則元氣滿必死元氣絕則飲食足必死人之所以生活

者資此二者也凡有血氣之類雖禽獸虫魚之微亦無不與干此但其不異者精其異者神也其神所以異者由其器之精粗而其器之精粗卽稟之清濁也其清濁不翅禽獸人之賢愚亦尚由此今且喻諸天行疫氣其爲氣也一而觸之有輕重亦各由其器液之異同蓋元氣幻運無物不同又無處不至徵諸天地雲雨行施海水吐吞察諸人身耳目視聽手足蹈舞無細無大皆無非元氣至運也元氣卽神氣神氣卽元氣在天之謂元氣在人

之謂神氣其實也一矣世之謂精神者說其神而遺其精其說神或曰神潛藏頭中頭在一身之上而下政於百骸猶下令於流水之原也或曰心在身之中央猶君王位中國而施令四方神之潛藏豈在他哉嗚呼此何言也神無不之之處一身百骸皆是神之矣神之為玄妙也以其無所不之也神而有不之則何在其為玄妙哉或問曰我嘗觀人之所首斷不曾見一人能瞬動其目又一人能開合其口者而鰻鱧首斷猶能飲水蚯蟻兩斷各

蠢蠕物之與人將無同與曰異矣夫元氣之寓下

万物有清有濁

稱清者漢人所謂魂蘭人所謂意識神也稱濁者漢人所謂魄蘭人

所謂運化神也

清者其神輕敏濁者其神沈重蟻也鰻也

其沈重也是以神之去亦最遲人則輕敏神之去亦最速矣不觀夫草木乎折之而貯之於水尚能華下之於地尚能根要之草木一其清而九其濁蟲魚三其清而七其濁然而人則七其清而三其濁此皆器稟之異同從成清濁之偏合固非元氣之所致也誰又謂有異哉天之生万物各有其用

以各遂其生、嗟乎天之玄妙、可坐觀、可默識矣。

附錄

藥方

衣食者人之所急也、人不知所以衣食而可乎、人誰不衣食、而其不知所以衣食而食、謂之素餐、素餐游食、丈夫之所慙也、則治生之術、豈可忽之乎哉、余也自幼長於翰墨之中、目之無不典籍、耳之無不吾伊、然止慙衣撻掖、一日請家翁曰、竊觀近世儒生、坐論空言、終無所施、所謂屠龍之技、縱令

大作高論堆乎案上、卽彫蟲篆刻、要爲無用之長物、與爲無用之長物、寧修有用之小技矣、家翁曰、善哉言也、良相良醫、吾人亦言之、小子能無爲庸醫乎、賦一律以示小子、其辭云、書劍年來誤此身、閑過七十有餘旬、學文未得同游夏、好說亦無似儀秦、眼目漸衰視皴臉、齒牙半落食勞唇、龍鍾何若撚鬚白、自愧東西南北人、余於此有感、遂執刀圭二十餘年、覃思研精、今而不輟、未至其蘊奧、然蠡測之見、既述之本篇、今又因二三子之請、附雜

說若干條、以示諸四方君子、或取一二於斯、庶幾足以免素餐之說矣

或問、周禮云、邦畿千里之內、疾醫十有二人、瘍疽五人也、夫千里人衆之所止、而猶且以十七人、將無乏乎、曰、在昔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焉、王者猶如此、况編戶之民乎、且土曠民少、人淳朴而無役心於外物、安其居、食其產、是以生疾病、殊寡及後世、人民益衆多、風俗益奢侈、食極其味、致遠求珍、終追時

而不止也。是以疾病亦隨而夥。由此觀之。圻內千里而十七人亦不乏之。今夫寒陋僻地之民。日出而耕。日入而息。蔬食菜羹。民是以輕健強壯。生疾病亦寡。通邑都會。晝寐夜飲。膩物肉羹。人是以薄弱柔懦。生疾病亦不一而足也。譬夫鮑衢之狗。毛脫膚爛。田野之狗。筋骨壯健。此卽非飲食之所爲。而何也。然則飲食動止。養生者之所不可忽也。天之生物。物各有所賦。而異其用。夫顏淵之德行。子貢之言語。冉有之政事。子夏之文學。各異其才。

離婁之明。師曠之聰。聽聲之嗅。易牙之味。人各殊其能。然世之士人。私其藝。家賴其利。欲以己之業。強傳諸其子。猶教狸司夜。教雞捕鼠也。夫雞之司夜。狸之捕鼠。卽天之所賦也。學順其所賦。不勞而成。不順其所賦之者。困而成。縱有成。終不及。不勞而成者。豈能爲人之上哉。雖然。人不學。不能發其所賦之才。譬如石有火。地有水。不鑿不井。不得火與水也。故人苟知其所賦。而從事於斯。則無事不成。又無人不。至其妙妙之至。乃父不能傳之於

子子豈能承之於父。瓠之大，犂牛之駢，此皆天之
所賦，乃知其能而用之，則無一不有其效。學者可
不察乎。

曾聞江州一醫生，屢以奇術取效，殊長。灌水刺絡
及吐法之三術，會有一患者，與吐劑不應。二三門
子請再與，生曰：「既應，曰既應，則何故不吐？」生即以
審盛患者，繩結防脫，墜懸之於梁。傍人持而右旋
之者數迴，迴極而放之，則絞薄之餘勢，奮自左旋。
旋急則患者眩而吐。二三子及傍觀者，皆默感而

嬉。生莞爾曰：「二三子不識夫舟車乎？動俾以促，嘔
吐此其轉術。子等未免以書御馬之弊習矣。又浪
花有星學一先生，其父罹某病，其一證大便難結。
衆暨交議，數以密導利，然非絕無通氣。臨期更衣
則止。獨先生謂：「此卽外氣之所壓也。延以驗氣管，
測寒暖之器，原名測測，如兒僕置德爾測，太測，火於其內，使其度與蓐中寒暖相齊，乃臨期令上
通利。果如在平日者，於是遂除難結一患。先生謂
衆暨曰：「愚慮偶中，幸救一患，餘患實仰妙劑，死生

者天胡庸咎公等冀幸聞其說衆鑿不能答余聞此事屢語之於人亦以自戒古人曰人命有限人智無限嗟夫信哉

人之於飲食各有好否而不一然漸次用之則遂不得不爲嗜好之物假不爲嗜好之物亦可致以不忌之矣問諸理學一先生曰此卽慣也余曰其慣必有使之者其使之者何如終無辨其故矣余乃曰天之生萬物各有種元而存焉物也得其偏而不全人也能全之而其有之不能無多寡之分

故好否從不能無淺深之異所謂同氣相求同音相應是也又若夫毒殺諸藥原不有其種元曾無求之種是則忌惡之尤甚者也若使其有此種元則何毒殺之有猶油之傳火火之不傳水也水不固有其種元也蓋聖賢以禮樂化人其從化者固有其種元也夫禽獸威以杖箠化之終不相化不固有其種元也是以飲食好否皆由種元之多寡故問其好否察病之一術也

昔有浪花一鑿生曰秦伯玄天稟好酒不曾見充

屈頂獲之色、倨傲不屑人、寒窶裸體、家無儋石之儲、亦意晏如。一日豪賈使管店子來邀、辭而不應。管店子問其故、劍及衣裳、昨典以賒酒債、所餘者獨犢鼻禪耳。管店子乃爲探囊出圓金數枚曰：請以之贖所典、賁然一診、何幸加之、敢布衷心。但不知盛意如何耳。而意氣揚揚然到其家、病夫在蓐、家人列侍、承接惟謹。頃之病夫自言曰：走從罹病、五年於此、前請某氏、次邀某氏、不痊、又要某氏、轉治無慮十數輩、伎倆終不異、行氣鑿之所爲、故請

先生之治、言未畢、鑿勃然作色曰：汝病之治、否原在乎天、雖扁倉末如之何、况鑿者司命之官、古稱爲仁術、故士君子猶且優待之。今汝市井賈豎、挾恃富豪、蔑視耆鑿、歷歷名斥、無禮莫甚焉。禮不曰乎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余雖駑散、不欲與禽獸坐、之刀之衣、乃奴所贖、我寧爲裸體、肯爲汝曹所污乎。遂浩浩然去云。中川子曰：此子狂態儻倘、雖過詭激、亦足以羞殺夫出入豪戶、脅肩諂笑、六頭子鑿輩也。所謂聽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此子有焉

嘔吐人之所難治也固其因不一則其藥不一也
小兒吐乳多是酸液之所致然制酸之藥不下咽
則不能如之何已此方能鎮定小兒之吐乳尚且
通治諸因之嘔吐

連翹 大 白梅花 中 檳榔 小

右三味適宜水煮徐徐與之妙又胃中有苛液而
嘔吐不止者薄荷大山椒中番椒小以若干水煮
盛諸啣筒以注射肛中效應桴鼓

養小兒必須乳乳飲食之化也其母有無故而斷
乳者出之方

桐茹 生八錢 麥蘖 二錢

右二味以水三合煮二合服之日六合

治乳頭破裂神方

鷄卵油 亞鉛華 鉛糖

右先取鷄卵油一錢和鉛華二分鉛糖一分塗之
無不愈者又能治口內爛破實無勝此方者

世稱仙氣者多空氣鬱滯故漢土啞蘭之方書其

主藥皆是破氣之劑，用此劑而無効者，與下方間取効多。

無患子 大 系瓜 中

右二味煮以適宜之水，日服數合。虎杖根亦能治腰腿牽痛及諸因之角弓反張，且治生於梅毒之淋痛，殊妙。

水腫諸藥無驗，百計盡此者，用此丸而間有取大効者。

蛇女 五分 鍊粉 硫黃 消石 各一錢

右四味糊丸，服量三錢，用之日一二次。

遺尿由膀胱下口之衰弱，故治之強之外，無他方術。其強之亦無過蝮蛇者，即取蝮蛇十錢，鍊丹三錢，以米糊丸，每日服之，凡一錢。

理白禿瘡靈方

細理石 滑粉

右一味，和家猪脂塗患所，不過二三次而痊。臙瘡雖微恙，少驗方，余亦困之。近來得一方，其方揚梅皮三錢，水二合，煮取一合，日服三合，甚効。

治小兒驚口瘡妙方其方即取鷄子油一味羽蘆
以塗又小兒爲痘瘡動鼻孔閉著落痂前後豫塗
諸鼻中可以避其害矣
定療疽疼痛之妙方

煙草葉

右一味酒水各半煮之減半下火節其寒熱而投
指其中其疼痛必十倍其前然從藥水之冷漸次
減疼實如剝蕉

鹿角精施諸神經諸病人能識之而施諸毒螫咬

傷者少法蘆諸木綿花帖附咬所其疼須臾止
豆腐治頑癬之一奇藥屢施屢驗或曰此即石礮
質之所致何奇之有余曰其質之所致余固識之
然以若類治之曾無有其効而此物獨有此効豈
可不以爲奇乎且夫赤豆利小水同石礮質之所
致也延爲其質之所致概以爲不奇代之以大豆
終不見其應物同其質而異其妙洵非人智之所
能測二物之異妙必有不獨其質之所致者其尚
爲其質之所致概以爲不奇哉

產後諸證業已全治唯旋回頭首而不自覺者尤難治治之莫過荊芥者又能治兒枕痛實局中之至寶也

或引鑿水喻曰水不盈則鳴水盈則不鳴又徵諸古人之語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爲規述著家之言余則以爲此當爲夫妄言者發非概以言者爲不知也顧其不言者猶鑿不蓄一滴水夫鑿不蓄一滴水則欲鳴不能鳴其不鳴固由不蓄一滴水耳若使其蓄一滴水必成一滴之鳴使其蓄十

滴水必成十滴之鳴其蓄之愈多其鳴愈大愈蓄愈盈而不鳴非不鳴蓄之之極遂無由於鳴耳若試泄之則又必鳴其不盈而鳴與其盈而不鳴其蓄水也一其盈而不鳴者非聖人而誰居其盈而不鳴舉動之重人知之人鳴之以泄其水焉戰國以來豈有不自鳴而人鳴之者乎皆自鳴者也蓋盈則人鳴之不盈則自鳴之其鳴也一其異也人自之別而已其不盈自鳴多出於不遇其不遇譬如老莊墨列荀孟韓非等其遇世者何暇著書乎

若夫蘇秦張儀商鞅李斯等然矣。雖我醫之小技，亦然。扁倉華陀之輩，無一有其書。意者多識其學，不蹈其實，而著其書，所謂塗羹糜飯，臨其事也。實爲馬服之子，今余於此舉，亦或不免此誚。又舉動之輕，無人鳴之，則不得不自鳴。天下以誰爲人鳴之者乎？皆自鳴者也。當今之世，其不鳴者，皆不蓄一滴水者也。悲夫鳴乎！

孟軻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所謂無文王而興者，今且以學

言之。聞一知十，卽其人也。聞十然後知十，則凡民也。至夫聞十而一，且不能知者，雖有文王，何以興乎？又聞一知十之質，學不得其要，則縱知百知千知，方知億，徒知之而止。夫學者筌也。筌之爲用，爲獲魚已。獲魚筌又何用？其筌不擇其所施，而施諸數罟，雖獲魚，三之庖丁，而供十有五祭者，亦鮮矣。是之謂獲小而遺大。迺謂之知十可乎？不可乎？故讀書擇其所讀，又得其要，則夫聞一知十之質全，而其興固不待文王也。抑豪傑之士，雖固不待文

王而興亦或有擇於地有人于此其人聞一知十之質使其生涯陋居足不嘗踐大都之地身不多文有德之人縱學富技長能風靡一方其所知之十不過一方之事况人與之語他學所長斷乎不信所謂夏虫說冰意者如之則雖有文王將不之信豈可望之以夫無文王而興者哉夫都之爲地閭閻數百雜沓喧嘩無晝夜之別而海內之珍無不輻湊於此故豪傑或出其間談文於前講武於後才戰名競其勢也駸駸其氣也炎炎薰陶拂觸

于耳于鼻于口與注激濠謫吸于唱者爲之先喁應者爲之徒砥玉磨厲各爲世器非復一方之人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井底之蛙不知江海故人之居世不可不擇於地既擇於地矣又不可不擇於心也方今昇平之久文運漸開大小技藝何所置而不講而不聞一人能古其心者夫今之天地古之天地古之天地今之天地日月之光四時之變雲行雨施風吹雪霏不一異古也則鼻之從目之衡手之握足之蹈亦豈有異古人者乎其異者

心其心釣名於朝射利於夕欺人自欺曾不如商賈之公然貪利且出於飢寒之盜竊無他自處其心之不公也海內之曠誰能古其心者世既不有能古其心者則如吾之欲古其心而未能者縱我不能師於人人亦不能師於我惟一技之優一日之長或以資其所短耳

附錄終

